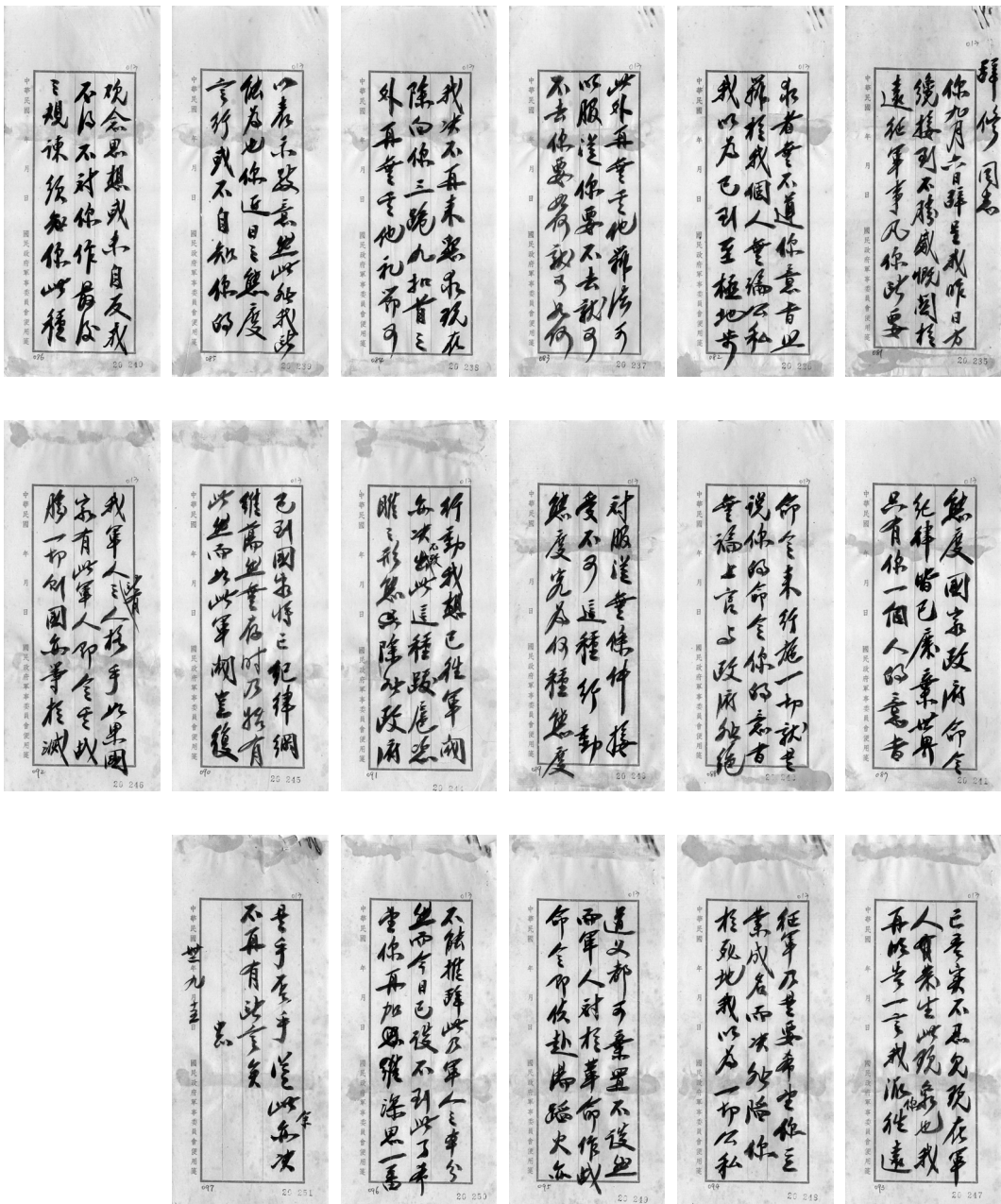


抗戰時期蔣中正 痛斥陳誠請辭遠 征軍司令長官書 函解析

何智霖 國史館審編處處長

這是蔣中正與陳誠將近四十年往來函電中，相當罕見的一封書函。全函痛斥陳誠「跋扈恣睢」，國家「紀律綱維蕩然無存」。正因為這封書函的特殊性，陳誠家屬一直將它特別保存。此次特徵求家屬同意，將全函掃描刊載，並嘗試分析其中的來龍去脈。因全函長達十七頁，為便於閱讀，茲將全文抄錄於後：

辭修同志：你九月六日辭呈，我昨日方纔接到，不勝感慨。關於遠征軍事，凡你所要求者，無不遵你意旨照辦；於我個人，無論公私，我以為已到至極地步。此外，再無其他辦法可以服從，你要不去就可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我決不再來懇求。現在除向你三跪九扣〔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敬意。然此非我所能為也。你近日之態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觀念思想或未自反，我不得不對你作最後之規諫，須知你此種態度，國家政府命令紀律皆已廢棄，世界只有你一個人的意旨命令來行施一切。就是說你的命令、你的意旨，無論上官與政府非絕對服從無條件接受不可，這種行動態度究竟為何種態度行動，我想已往軍閥亦決不致出此。這種跋扈恣睢之形態，除非政府已到國家將亡，紀律綱維蕩然無存時，乃始有此。然而如此軍閥，豈復我軍人所有之人格乎！如果國家有此軍人，即令其戰



勝一切，則國亦等於滅亡，吾實不忍見現在軍人發生此現象也。我再明告一言，我派你往遠征軍，乃是要希望你立業成名，而決非陷你於死地，我以為一切公私道義都可棄置不談，然而軍人對革命作戰命令，即使赴湯蹈火亦不能推辭，此乃軍人之本分。然而今日已談不到此了，希望你再加深思一番。是乎？否乎？從此余亦決不再有所言矣。中正。中華民國卅二年九月十五日。

民國32年1月下旬，陳誠奉蔣中正電召到重慶，商討遠征軍負責人選問題，蔣向陳誠分析史迪威之為人，一般將領恐難與他合作，加以史迪威有歡迎陳誠的表示，因此蔣當面告知陳誠，由他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是當前最適當的人選。（註1）3月陳誠就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仍兼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此項任命，印證了抗戰時期蔣任用陳誠的原則，那就是每當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區發生危險或顯現重要性，蔣即派陳誠前往擔負此一艱鉅的任務。5月中旬，日軍大舉進犯鄂西，因戰況緊急，陳誠返回湖北戰時省會恩施，指揮作戰。6月鄂西會戰勝利。7月1日，蔣中正親臨恩施，主持檢討會議。11日，蔣電令陳誠儘速返回雲南，此時陳誠首度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14日接獲蔣覆電遠征軍職務不准辭，並催早日到重慶。20日離恩施飛重慶，再次懇辭遠征軍職務，仍不准。（註2）8月5日，

返抵遠征軍任所一雲南楚雄。9月4日，又因出席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自昆明飛抵重慶，6日首度以書面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云：

竊查職自奉命兼任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以來，時已半載，因能力薄弱，毫無建樹，瞻念前途，隕越堪虞，為免貽誤戎機，重視責任起見，謹懇鈞座賜准解除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另行派員接充，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註3）

陳誠書函，提及因「毫無建樹」，「為免貽誤戎機」，請准辭職。由於9月6日至13日為十一中全會會期，蔣中正遲至14日才看到此封書函，以抗戰時期蔣中正重用陳誠的情形來說，內心裡當然有萬千感慨，因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道：「辭修今日又來文辭遠征軍職，此誠無道義無膽氣之表示，只顧個人成敗榮辱之計者也。此種悍將之所為，最足令人氣短，培植二十年竟至如此。」（註4）15日下午，特手書十餘紙，以相當嚴厲語氣，痛斥陳誠，「促其反省，如不再覺悟，則此人不可復教矣。」（註5）

然則陳誠何以要在到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僅及半年且任務尚未達成之際，再三請辭？眾所周知的兩位難與相處的人物—史迪威與龍雲，前者在陳誠的精誠合作下，相安無事；後者則在陳誠推誠相與下，禮遇有加。（註6）既然史迪威與龍雲都不成問題，那麼，

真正的原因到底為何？陳誠於接獲蔣中正之責備書函後兩日，曾上書有所說明：「此次辭職，實因自奉命返滇，迄今月餘，雖盡力之所及，從事各種準備，但環顧現狀，矛盾實多，非職之能力所能解決。」並指出「遠征軍事，中樞意見，始終未能一致。」影響所及，「表現於中樞者，則為凡事推不動與辦不通，而表現於地方者，則為系統之龐雜與紊亂，各有主張，各有根據。」其中最重要的癥結，「尤在觀念之錯誤，即始終認為敵人決不會來攻我，同時我亦決無力量反攻。」最後，則對蔣的責備稍作解釋，「以鈞座之賢明，當不以忠誠直言，為驕矜恣肆；以任勞任怨，為跋扈專擅；以應付敷衍，為有修養；以諂媚逢迎，為能服從也。」（註7）此封書函對請辭之原因雖有原則性的說明，但真正的關鍵陳誠還是有所保留，《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中也沒有提及，不過在最近出版的《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則直接點名：「在滇將領，如關麟徵等，恃何敬公（應欽）為奧援，事多方命，使我遭遇之困難，較盟軍、龍雲尤甚。」（註8）根據此一線索，並綜合各種資料得知：陳誠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之關鍵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為了五十四軍軍長人選問題，屢次於公開場合頂撞陳誠，因而讓陳誠萌生去意。（註9）

世事的演變，往往出人意表。當遠征的計畫甚囂塵上之際，陳誠雖有所保留，但遠征的責任，卻落在他的肩上。半年後，三度請辭，遭致嚴厲責備，返回雲南不到一個

月，卻因胃潰瘍劇發，勉強支持到十一月底，仍無法痊癒，蔣中正不得不調派在成都賦閒的衛立煌代理（註10），至此才讓陳誠擺脫了遠征軍的職務。

【註釋】

1.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12月），頁195-196。
2.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冊），〈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民國32年7月11、14、20日，頁594-595。
3.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6年12月），頁555-556。
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12月），民國32年9月14日，頁527。
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民國32年9月15日，頁529。
6.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3-207。
7.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556-557。
8. 《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民國101年4月），頁88。
9.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9月），頁165-180；王學慶、趙洪昌，《蔣介石和陳誠》（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頁193-195。
10. 衛立煌原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2年1月調升西安行營主任，3月又奉命赴重慶，準備出任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在待命期間被檢舉於第一戰區任內與八路軍有所接觸，任命令遂被擱置，只得轉赴成都，侍奉母親。1943年10月，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誠胃潰瘍發作，11月仍無痊癒跡象，乃派衛立煌代理遠征軍司令長官。